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申請人	田慧玲	計畫補助金額	5,000 元
計畫名稱	魯曼一點通 讀書會		
執行期間	民國 108 年 10 月 23 日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		
預計成效	為知識社會學引入德國近代重要社會學家尼可拉斯.魯曼的重要理論“社會系統論”的認識。增進對於在理論層次思考及在日常所為“理所當然”現象裡加入批判的能力。		
實際成果	<p>讀書會時間於每週三下午進行，讀書會前三十分鐘由成員分享在閱讀的心得以及問題探討。由於考慮文本抽象程度高以及專有名詞的深澀，往往需要遞迴方式閱讀討論文本前後的脈絡。同時以其他文本（賽賀：寄食者）進行理論概念的比較。</p> <p>活動歷程: 成員輪流導讀“魯曼一點通”第四章“系統”51-70 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0 月 23 日 慧玲介紹系統的概念以及閱讀的方式。 2. 10 月 30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系統與環境的區分 3. 11 月 06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系統與環境的界限以及再進入的抽象概念。 4. 11 月 13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界限與再進入與系統的觀察。 5. 11 月 20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的概念介紹，重新確認界限與自我指涉之關聯。 6. 11 月 27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文本遞迴至區分，如何進行區分、運作與觀察？ 7. 12 月 04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大眾媒體之觀察次系統的簡介。 8. 12 月 11 日 回顧前次閱讀文本及問題討論。總結已介紹的概念以及學弟妹會後的分享。 		

檢討及改善

在八週共讀的時間裡，讀書會進度決定於成員對於文本的理解為原則，並未出現進度章節上的指定。由於“魯曼一點通”是理解魯曼“社會系統論”理論的入門書籍，文本以配合日常例子的書寫來解釋理論中抽象而重要概念。由於人們對於理論裡的譬喻在各自的想像與理解中，經常出現豐富多元的體會與差異，成員之間時常出現對於概念名詞與內容的討論，透過互動來激發成員進行自我表述以及相應現有社會學研究現象進行反省。

我們對於此次讀書會共讀的狀態或者是對理論的理解都是感受滿意的。

魯曼系統論讀書會心得

第一次讀書會時，對於文本每個人都感到不知所措。學姐已經讀這本書兩三次了，寫論文時也使用過系統論，而在場的其他人，與學姊對比之下，我們對系統論一無所知。對於帶讀者來說，讓領眾人進入理想的討論情境也不容易。

我們在此讀書會兩個禮拜前，去聽了系上的魯貴顯老師在台大法律系的系統論導讀，當時我不斷升起一種心虛感，一點都聽不懂老師所說的任何一句話。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但縱使不是很明確知道系統論的輪廓，也遑知它該如何運用，甚至也聽過其他人的意見，覺得這是一門冷門陌生，但同時一旦摔進坑裡就再難爬出的奇妙理論。我仍舊壓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受系統論吸引住。

概略的瀏覽文本《魯曼一點通：系統理論導引》，是由德國的傳播學教授瑪格特博格豪斯所著，由目錄也可看出，有許多和傳播媒體領域相關的章節。過去我曾就讀世新的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其實我內心深處是對傳播很有興趣的，但世新是更重視實作的學校，我們的傳播理論課文本僅是老師歸納的 ppt，我以前也不是個很主動找資源的、很具學習動機的學生，所以不算是有好好認識過傳播理論。

而我現在對於社會學很具熱情，認識到魯曼這位大師，總感覺心中很激動，心裡想，也許可以又從社會學這邊用不同的視角重新認識傳播。也許這個讀本正是適合我入門的，不僅是撰書者的目的就是要普及化魯曼的理論，也是因為傳播學的背景吧。在 32 頁，作者提到在廣告與公共關係中，系統與系統理論式的思維也逐漸流行起來。而從它的研究方式，能獲得許多好處。是什麼樣的好處呢？我把這個好奇留在心中，期待著參與下去終能走入我想知道的。

而回歸到系統論本身，我便要憶起我們第一次的討論過程，那次的經驗讓我認為自己天生適合讀系統論，為什麼呢？等等再告訴你們。讀這個文本，有一個感覺是作者知道你會對什麼不理解，

然而書裡並不會做出太多連結到其他層面的舉例來解釋，

（讓我想到賽荷的 **寄食者** 一書提到的比喻帶來偏差，不連結到其他例子也許也是減少因個人經驗所造成理解偏移的次數吧？話說回來讀我的心得也絕對沒辦法懂得系統論的，系統論就是需要人親自去讀它，我的心得僅僅是我給自己的紀錄，與寫給同伴參考的），

它還是堅持用自己的語言解釋，聽起來真的很難進入，但是只要耐心跟著它的脈絡走，並且留心、留意那些尚不明朗的，留意著對它產生的疑問（甚至我認為，就算是以為明白的，都要持續抱持疑問），就能與它直接對話，一一解惑，這種讀書的感覺是從來沒有過的（也許讀數學也會有吧？但是我很排斥數學。不過現在突然想起兩年前，找家教學習社會統計時，也有類似的感覺）。

第一次討論的時候，我當時是隨意地聽著（以一種旁聽的非正式心態），當時同學們在討論**環境和系統**的區別這件事，我認為自己適合讀系統論，是因為我很直覺的感應到，這裏說的環境是系統論想要指涉的一個概念，而非我們熟悉的其他語境中的其他種，若是有人不能理解，也許是一時之間沒辦法分辨開來，會有這種混淆也許是很正常的，畢竟文本並沒有說「現在這個”環境“不是在指例如“大自然環境”喔」。（但花時間去認知也是一件好事，我認為從疑問的過程中，能獲得更多思考的可能性）

第 51 頁，指出我們要從區分起始，而系統論的第一個要認識的區分，就是系統/環境。不過照我上述，我們在理解的過程再往前一步的區分，應該是對**系統論語境/非系統論語境**的區分。

而系統跟環境如何區別？我的理解是，系統不是環境，但系統自環境生成，或者說系統是擷取環境裡被辨別為系統要素的元素之後的狀態。**環境**是一個範圍更大的，包含所有的層次，而**系統**簡單來說是有特殊條件的子集合的那種感覺。p.s 這邊只是我理解他們不同所做出的描述唷，一直聯想到統計學的母體與抽樣（昏倒）。51 頁內文的粗體字提到，**系統並不是由事物，反而是由運作組成的。運作乃是「系統的最終元素」**。所以，系統的元素，要用動態的概念來理解，它是以**運作**確立出來的。這邊文本以水母舉例，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好的舉例，以具體的生物作為例子，很有可能讓人限制於個體的想像。雖然這邊有指出生物系統，但是水母的視覺意象算是蠻強的，我第一次閱讀時，會忽略文中指出的生物**系統**這個意義。

第一次的心得在這邊要先進入尾聲，之後會再更詳細的紀錄我對系統/環境，還有差異這個概念的理解。這邊想特別提及我喜愛這個讀書會運作模式的一點，學姊並沒有限制每週進度，並且我們可以一再重返先前讀過的地方，學姊稱作是**遞迴**，每一次重讀都覺得系統論更親切、更好看了一點，也讓人覺得理解可以很慢，不需要有壓力，不需要焦慮於自己的無知。其實系統論這個大坑洞裡，是個柔軟的沙灘，一開始覺得有點陰暗，但當陽光慢慢照進來，照暖沙子，就會變成一個舒適的小窩，而我也成了寄居蟹，想暫時安居在這個人煙罕至的地方。

與魯曼的偶/初遇

第一次接觸魯曼，容易被他總總怪異的宣稱所嚇跑，不只是許多艱深晦澀的專有名詞，短短幾個字內便廣納了高密度的資訊，還有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論點，像是：不是人在溝通，而是系統在溝通；沒有一個稱為人的系統；社會是由溝通組成；記憶是為了遺忘....等，魯曼的理論雖複雜又冷門，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又不得不認同他講中了某些東西，例如在社會學系中的學生普遍都有的一個焦慮便是，我們讀了這麼多階級、性別、社會的不平等，可是，怎麼辦？四年過去，於是畢業了，於是社會看起來仍舊一團糟，我們懂了這麼多看起來似乎也無法改變什麼。我想或許魯曼這時會跳出來溫柔的說，別著急，永遠別忘了，觀察者本身正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如此，做為系統中的一部分，或許我們該著急的不是急於改變什麼，反倒是更謙卑的觀察各個系統如何運作，並且從中開創更多的可能性。

你如何看世界？

由於我們屬於這個社會中的一部分，因此，魯曼便提出了一階觀察與二階觀察的概念，一階觀察指得是觀察者直接觀察對象，二階觀察指得是觀察者透過另一觀察者進行觀察，由此所要強調的便是觀察者本身是無法看到自身的盲點，這是我們時常容易忽略的，首先是關於我們如何理解世界，許多時候社會中的對話、討論沒有交集，在於彼此並沒有在共同的層次或是出發點看待事情，不同的視域便產生不同觀看世界的角度，因此差異真正的產生之處，不在於彼此之間有多大的鴻溝，而是從起初域設的背景便有所不同。第二是，由於我們受限於自身的位置，因此無可避免的會產生盲點，沒有人可以一覽無遺，始終只能看到某種東西，猶記當時，我馬上想到的是，若是觀察者形成一個迴圈，是否就能避免掉這個盲點，但是很快我便再次質疑自己太快將盲點視為負面的東西，想要除之而後快，事實上，我們生活之中，不正是必須依賴許多的盲點，或者我們更常稱之為理所當然，而使得這個社會得以順利的運行，盲點時常被視為負面的同時，或許也由此，他能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溝通如何可能？

關於溝通，作為一位修習社會學的學子，總是期待自己負有更宏觀的視野、更深刻的同理心來面對社會、世界，但是卻也總是受挫於做在多的努力，都難以真正的理解別人，或是與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或許魯曼講得有道理吧！不是人在溝通，當人在說出口時，訊息就已經失真，且永遠必須透過這個失真、偏離，訊息才能傳出，進到他者的心理系統時，人們也永遠無法掌控他人如何進行思考，解讀一段訊息，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的時間雖看似不斷向前推一，但事實上，所有的系統都是不斷來來回回擺盪的過程，特別在閱讀這本書時更是如此，在閱讀下一頁時，我們時常又在下一次往前倒反了幾十頁，正是在這樣的擺盪之中，不斷累積對於彼此的理解，也透過本書作者試圖理解魯曼，進而是著理解本書作者是如何理解魯曼。這是讀書會的好處，畢竟閱讀作為個人經驗，要如何能夠理解他人心思呢？或許不再是執著於每一次有效率、清晰的溝通，反而正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模糊之中，我們不只試著理解彼此的想法，更是再檢視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

書摘

P35

觀察者與觀察工具被包含在觀察對象本身之中，換言之，系統理論也屬於系統理論的觀察對象之一。

→這提醒研究者，在對社會進行觀察時，永遠無法忽略自身也屬於這個社會當中的一部份，觀察者永遠無法抽離社會，以超然客觀的角度研究、觀察社會。

p51

知識探索的起源，環境與系統作為首要差異，從環境與系統的區分開始。

系統是組織化的複雜性，透過選擇一個秩序，進行運作。

系統由運作組成。系統的所有活動包括組織、選擇、運作(系統的最終元素)。

一個系統存在，等同於一個系統正在運作。

水母作為一生物系統，是由其肢體中進行的生命運作組成，而非物質性的肢體。

運作做為系統關鍵性活動的一般性概念，用以說明各種系統界以自我生產與再生產(自我再製能力)的這種建構性的活動類型的概念作用。

→唯有系統可運作，唯有運作可產生出系統。

P52

運作方式：生物系統(活著)、心理系統(感知、思考...等意識處理形式)、社會系統(溝通)

→ex.社會系統由溝通(運作)組成，社會系統以一種有別於環境且自我再製的方式進行溝通(運作)。

運作使環境與系統之間產生差異。

環境是由系統運作生產出的，由系統定義，無固定大小範圍，僅存於某系統的相涉關係中。

P53

環境存在，預設了有一真實的世界存在。

一切的物質、物理條件成為各種系統的環境先決條件，是預設的、複雜性的基礎。

但是就認知而言，真實世界並非可直接達及，甚至如 **Horizont**(視域)無可達及。世界只有做為某系統的角度看來得環境才是可達及的。

P54

但是，世界也是此系統本身的建構而已，世界只能是個無觀察者的世界。

「某種事物」被區分出來，這是一個透過作出區分這種行動，所進行的干預。可區分的只有作為潛在可能性而存於這世上的「某種事物」而已。

關於這世界的陳述，唯有陳述作為各種系統的陳述，陳述才會發生。

P55

系統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系統與環境的差異。不應將系統理解為「為自身而存在」

應該一併思考與環境的差異，思考系統相對於環境的界限。

P58 再系統/環境的差異(自我指涉/異己指涉)中，諸系統觀察.....

→除了運作之外，系統的第二種核心活動：觀察

觀察意味著做出區分與標示，這個概念將認知與行動包含在內。

系統在觀察中複製了系統的外部界限，將系統-環境的差異引入自身，作為區分的基礎範疇。魯曼標示為再進入(re-entry 或 reentry)；由這項差異衍伸出自我指涉/異己指涉。

讀書會心得與摘要

社會所 碩四 405266083 田慧玲

第四章 系統 23/Oct./2019 (1)

對於一個觀察者來說，在進行區分時，需要作出一個差異。從“有”做出差異，差異是來自於一個區分。區分來自於觀察者的觀察與運作。醫療組織系統以科學方式為人類的健康進行照護，排除健康的人，作出健康與疾病的區分，將生病需要治療的人劃分到另外一邊。

醫療組織以知識、階層、權力、科學以及個人等各種形式進行溝通，以作為“對期望範圍方向進行的限定”，提供系統製造出有限制範圍以及連續的溝通，因此進行結構。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結構並不是指向著一個特定的物質性。語意(Semantic)則指向結構如何“使用文□符碼或者發音等媒介，來觀察這些期望的形式，並且進行調整期望的形式”²。像是政黨政治、社會保險與醫療組織使用大眾媒體，向許許多多的閱聽者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讓接受了訊息的大眾產生聯想。語意朝著特定的(期望範圍)方向進行著溝通，並且在溝通中沈澱下來，讓溝通進行再生產。如果語意在銜接上遭遇到阻礙，將會無法進行溝通。

觀察者的區分是選擇與運作

社會系統為了解決不斷自我套用的情況，避免在社會裡進行觀察，在溝通之中觀察著溝通的不斷迴旋，在“對現代的觀察”裡提出。文本中的“系統是組織化的複雜性，是透過選擇一個秩序來進行運作”。在這裡面的”組織化的複雜性“，”選擇“與”運作“，各自分別承載了理論中極為重要的理論概念。首先討論由觀察者做出區分，對”觀察者“的概念，是一個並非指向現實中個人的觀看。觀察者可以是群體、社會事物或是模態來進行觀察。系統將具“有“的特定的語意，並將之導引朝向同一個方向來進行結構及運作。系統並不是由物質所組成的，而是由運作所組成的。如果沒有運作這個關鍵性的活動，系統內部便無法進行自我生產與再生產。只有運作才可以生產出系統，相對的，只有系統才能產生出運作。

世界包含著環境與系統

系統運作產生了與環境之間的差異。環境並不是現實中被認知到的環境。由於環境透過系統的運作所生產出來的，它是系統的選擇，系統本身所規定的。“世界”在系統與環境進行區分後，因此而展開。世界始終是作為系統某個角度看來的“環境”。如果要問“世界包含環境與系統嗎？魯曼認為，世界不是以物質、事物或是理念所構成的現在有的世界來進行理解。世界是一個充滿無數複雜性的訊息、無法能夠被進行計量的並且充滿無限潛在的可能性，是系統物為了製造訊息而所需要的潛在訊息。魯曼由胡賽爾借用的”界域“(Horizont)- 使用提供理解與實體的平台- 來預設著

魯曼一點通 - 系統理論導引

第四章 系統 30 /Oct./2019 (2) BS 204

系統與環境的差異需要一起被思考。而非是早期理論對於系統是由眾多的元素組成，或者是由系統去適應環境等靜態以及本體論式的說法。系統是環境的差異，環境是系統的外部面向，系統是具有一體兩面的(系統的內部與外部的環境)。系統與環境的特殊差異，需要考慮到系統相對於環境的界限。

系統使用封閉性來進行運作，並且經由其自身的運作，生產出特定的環境。舉例來說，醫療組織系統將健康與不健康作出區分，並且將不健康的人收納進來，同時排除健康的人。對於現代醫學組織系統，“懷孕與生產”是被視為疾病化，在經過確認懷孕的情況後被收納進來，進行運作。以痊癒(生產)/未痊癒(懷孕)進行觀察與區分。助產組織系統則是先進行觀察，對於部分婦女在懷孕生產期間出現醫療需求時，便將她們劃分進入醫療組織系統。醫療與助產組織系統相互進行觀察，也觀察著環境中婦女生育狀況，以及經濟與政治等其他系統。對於產科組織來說，外部環境是與它相關尚未懷孕的婦女或是尋求非醫療生產的懷孕婦女。

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

對於自我指涉的理解為:自己指出自己的 Φ ，並且由此做出區分，用來標示某件事情或是某個物。在元素/關係這樣一個區分，標示出(溝通)元素，“指出元素- 這樣的一件事情-本身必然成為(溝通)元素。醫療組織系統以健康與不健康疾病並進行運作，以“痊癒/未痊癒”進行觀察/區分。

06 /Nov./2019 (3) BS 204

觀察者如何出現?觀察者需要先確認一個“我“。這樣的”我“並不完全指向人類主體，可能包含著模態以及系統等相關認識。唯有去認這樣的我在之後，再以第二項自我的經驗作為特有基礎範疇來進行觀察。

13/Nov./2019 (4) 果園

以木棒作為關係的象徵，烏龜以關係銜接兩隻鴨子在事件中的相互合作的關係 (寄食者/被寄食者)。鴨子啣著木棒的兩端，烏龜咬住木棒中間，三方以一部飛行機器(系統)的模態在空中進行飛翔。木棒(準客體)以法律關聯著鴨子與烏龜，鴨子拍打著翅膀持續飛翔。烏龜需要以法律來依賴著鴨子。法律(木棒)同時也給予三者或是自身的行動。沒有木棒，鴨子與烏龜的關係便需要由 無秩序重返產生一個新秩序進行運作。沒有烏龜的事件裡，也是一個關係的發生。一旦地面上的噪音(無秩序)出現，系統經由相互滲透機會觸及無秩序以 及面臨基本事件的無可限量的感染，烏龜墜落，新秩序因“所有的再生產及結 構建立因此是以秩序與無秩序之結合為前提”產生。由此是一種“調節的與自 由的複雜性。”

烏龜(系統)滲透進入另一個(兩隻鴨子)系統，以木棒作為兩個系統之間的 運作(構成元素)，鴨子飛翔，相互滲透後的復合系統進行運作。

20/ Nov./2019 (5) 204

由系統的“異己指涉”與“自我指涉”重新討論及反思。一旦觀察者作出了區分，成為L 的時候，產生了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界限，這個界限是系統的運作方式。是系統的自身。(1)異己指涉。系統將其自身與環境的差異，再複製一 次界限(差異)進入系統自身。成為第二次的區分。成為自我指涉 (2)

我們似乎很順理成章地跟隨文本去承認這樣的兩次區分:異己指涉與自我指涉。兩種指涉都包含了一個“我”。按照我們在文本的理解，異己指涉是我和環境(其他也是可能的)的指涉，以及我與自己的指涉。這樣的自我指涉的區分是來自於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界限(複雜性化約)所複製的。是差異的差異? 對於由觀察者進行的區分，所做出的差異，差異為系統自身。一個以特有的語意進行運作的系統。我在考慮的是，這時區分出來的系統已經具有理性因而持續進行運作。是否從運作方式去規定運作構成要素，也就是從差異中再進行區分，並以此成為運作中的運作出現。或者是，異己指涉與自我指涉兩者之間的差異又是什麼? 系統是否在第一次區分時便已經出現自我(理性?)與外部的區分，或是理性出現第二次區分? 系統與環境不進行溝通，是意指系統不對環境進行輸出與輸入的作用。

27/Nov./2019(6) 果園 (從[寄食者]講起)

宴會裡熱絡不絕的談話聲四處升起，只有在大廳裡進行談話的人們才能夠明白，此時正在與誰談話以及交談些什麼，以言語的方式進行訊息的交換。是一種溝通。賽荷以宴廳旁電話鈴聲忽然響起的情況，比喻為短暫的中斷宴廳人們談話的噪音，一旦有人前去拿起了電話並且透過聽筒進行交談時，新的系統因此開始出現。講電話成為宴廳裡的噪音，因為大廳人們無法進行接收以及理解電話裡的談話內容(訊息)。相對的，對於正在講電話的人來看，他從原本是同屬於宴會廳裡交談進行交換訊息的狀態，在透過行動(走到房子的角落接電話)跨越到宴會談話系統的外側邊緣(界限)，開始進行另一個新的溝通系統。

一個系統可以是另外一個系統的噪音，噪音潛藏著秩序的可能性。放下電話重新回到宴廳進行交談，原本聽不清楚的雜音，隨著觀察者隨著進入系統的內部，雜音開始成為訊息。原本聽不清楚的，同時也是可以聽清楚的。訊息也可以是雜音。因此，噪音或是訊息決定於觀察者在哪一個位置上。魯曼認為觀察者可以在世界之內區分出環境與世界，或者是將系統與環境進行區分的系統內部觀察者(魯曼一點通)。在宴廳的外側噪音與訊息，或是再向電話靠近的是噪音與被丟棄的訊息，在這邊看不見的範疇裡，有著隱約的差異在於系統與系統之間。

魯曼的界限也在於這個大廳與電話之間。界限的兩側分別碰觸著不同系統，而系統可以是另一個系統的環境或是系統的向外持續延展。行動者在同時浮盪的社會、心理與行動等不同的系統之間進行系統的跨越與再進入，也就是往返在界限自身與內外兩側之間。界限有環境的無限可能性(未化約的複雜性)、系統的較低可能性(化約的複雜性)以及間接在場的訊息。寄食者與系統論形構出了一個互文的狀態。

“水母在沒有水的地方會死亡”這樣一個日常的說法對於大部分人來看，多半不會有任何覺得不妥當的地方。在魯曼（Niklas Luhmann）的理論裡，若要牽涉到“區分”這樣模態的時候，我們將不得不暫時停留下來去思考以下的事情：“沒有”是因為“有”而存在的？我們如何能夠從“沒有”去討論“沒有”這樣的事態？也就是去由那個“沒有”來劃分出“有”的模態。

觀察與再進入

由於系統透過不斷進行運作，並由此生產出與環境的差異而存在。觀察是區分與標示……觀察是將“認知與行動”一起包含在內的。對於觀察來說，系統在觀察中複製自身的外部界限-系統與環境的差異-再將她引入系統內部，在系統之中做出以此範疇作出所有區分與標示的基礎範疇，此一在系統內部進行區分，魯曼引用 Spencer Brown 的理論稱為“再進入（re-entry）”。隨著這個差異所做出的基礎區分，魯曼將之稱為“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基於上面的理解，系統與環境的區分是面臨著兩次的機會。首先是系統生產出來的區分（異己指涉），以及系統在內部觀察所進行的區分（自我指涉）。

溝通訊息

我們進行溝通訊息，是告知者選擇告知的訊息，將經過選擇後的訊息，以規則覆蓋在各種媒介上進行傳送。對於訊息選擇並進行理解的部分，永遠是接收者(觀察者)的任務，也就是須要將噪音祛除。這樣的情況下所完成的溝通，意味著接收者將所接受的訊息在進行選擇以及理解的同時，是無法保證接收者明確的理解傳送者的意圖

我沒有參加讀書會的經驗，進了大學後也沒有者方面的想法，直到在系上臉書社團中看到學姊發文，馬上就在臉書上私訊學姊，我很慶幸當初自己的決定，我在這學期的讀書會中不只學習到新的知識，還有許多特別的收穫。

《魯曼一點通》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有挑戰性，第一次讀書會只交代了四頁，我原本覺得很少，但後來我竟然花了一個半小時，對於內容還一知半解。實際讀過後才知道裡面的概念很抽象又複雜，有時候一句話也需要想很久。甚至在和大家討論後，也可能沒有結果；即使有結果，聽完之後，還是有種「霧霧」的感覺。但學長姊告訴我：「其實魯曼也沒有要你懂。」我覺得這句話很神奇，原來是魯曼的個性和想法，他的著作之所以難讀，是因為他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運用的概念又不同於我們一般的邏輯思維，那樣的思考方式真的就是魯曼式的思考模式，所以自然難懂。此外，他們告訴我，其中思考和理清思緒的過程才是最難得的。

魯曼有別於其他人，他不以人為世界的主體，所以很多邏輯並不能用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模式去思考，但是我還是會常常將他的理論帶入現實生活中，在某些時候是行得通的，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只會發現我被自己這樣的想法給侷限了，而正是我在讀書會的這段期間中，最難適應的事。這也讓我我知道，對於抽象概念的思考，我還必須多練習。例如，在第四章提到「系統」、「環境」和「世界」我忍不住一直用現實生活中的觀點去理解，這個「陣痛期」有點長也不好適應，但很有趣，魯曼的理論之所以會偉大，就是因為他用非常獨特的角度看世界，拓展了觀看世界的可能性。

有次，我們談到「盲點」這個概念，魯曼相信，每個人在進行觀察時，一定會有自己觀察不到的盲點。為此，讀書會裡有人提出了是否能「消除盲點」？假設目前有甲乙丙丁四個人，他們以甲觀察乙、乙觀察丙、丙觀察丁、丁觀察甲的形式來進行觀察，那就形成一個封閉的迴路，這樣一來盲點就消失了。不過我們後來討論，每個人在觀察的過程中，可能就有許多沒有注意到的盲點，所以即使在封閉的情境下，盲點仍能可能存在。在那次的討論中，我感到非常有趣又獨特，看似具體的在談論這個概念，但是其實是非常抽象的，然而又能讓大家都了解，整個讀書會大多數時候都在找到這種微妙的平衡感，魯曼的論點一直都介於具體和抽象間，我們試著將它們從光譜上偏抽象的位置，拉到中點甚至是具體的那一側，以便我們理解和討論。

此外，我還學到一件事：讀書會沒有固定的進度。起初對於這點我很驚訝，因為我習慣別人交代具體的範圍或是頁數，但是我後來知道，讀書會是很

彈性的，重點在於理解多少、讀過後有什麼問題，或讀完後有什麼想法，不同於以往的教育步調如此緊迫，且不斷的填鴨。讀書會節奏是可快可慢的，不懂就停下來討論，甚至還可以「遞迴」過一段時間再回頭看，可能有新的理解或是疑惑。有次，學姐問我們在這學期的讀書會中，對於魯曼的理論有無新的見解，那時學長提出了一個前面的概念，於是我們就回到第 37 頁，我們討論「實在」的存在為何不是在陳述中被表述出來的，而是由觀察者建構出來的，作者的一句陳述，讓我們思考了許久，後來更延伸到何謂主觀與客觀。那時學姐從「歷史」的觀點出發，他舉了社會記憶和個人記憶，這兩個概念是大多數人都理解的，而我們也不會去質疑這些概念。但魯曼並不認同社會記憶這個說法，他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種溝通，因為系統是動態的，「唯有系統才可以運作，而且唯有運作才能產生出系統來」，社會包含了許多系統，而系統是功能性的，其存在的長短式溝通持續多久，所以溝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這次的讀書會算是打破我對讀書會原有的印象，而有更多的想像，學長姊們還邀請我參加下學期的讀書會，我想在時間的許可下，我很樂意參加，下學期我應該能夠更加進入狀態，而有更多新的想法。